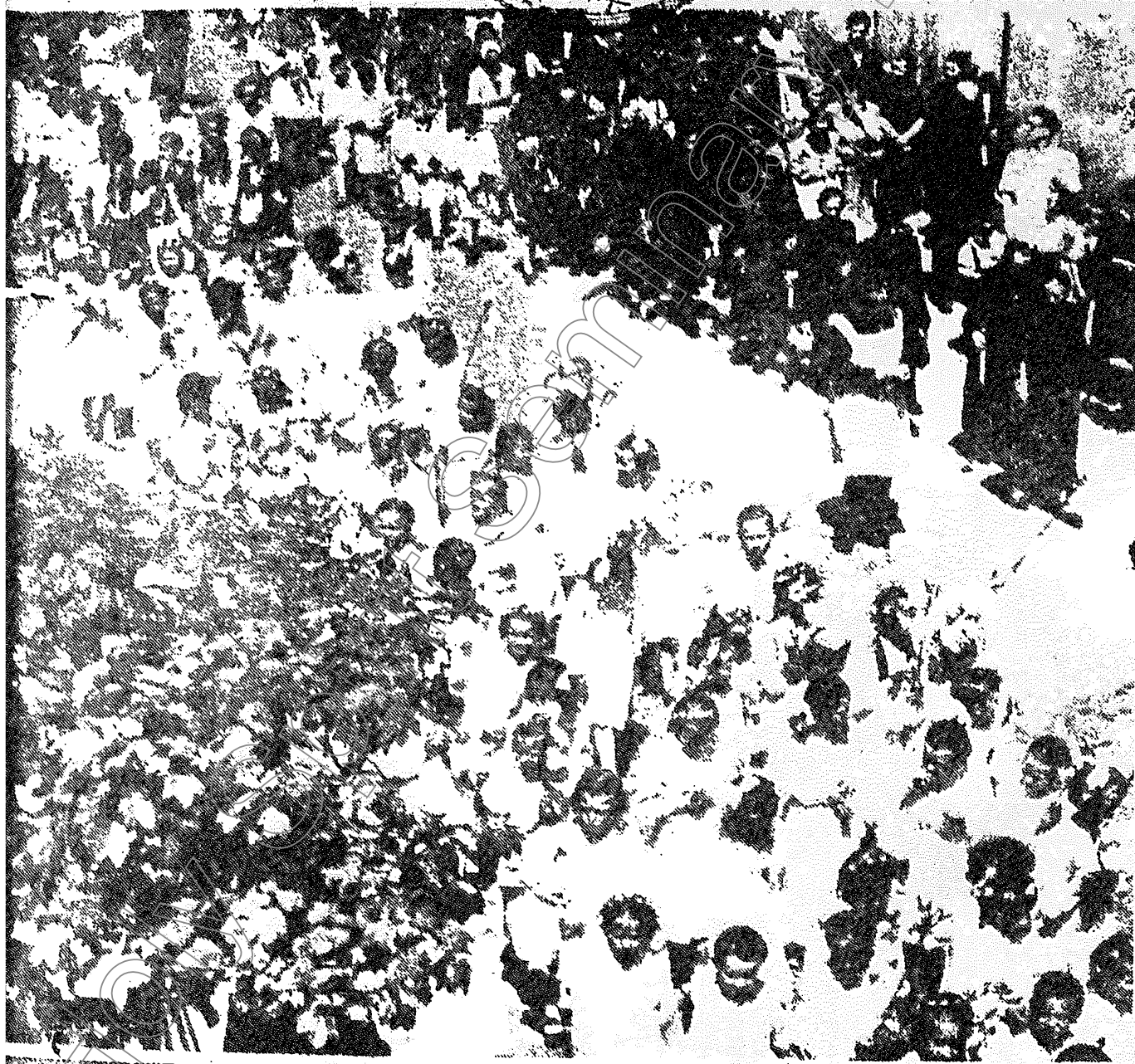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

廣播



1974年5月11日

耶穌聖體占禮在人民波蘭

在波蘭人民共和國，廣大的天主教教友愉快地過着宗教生活，舉行宗教儀式。

這裏所介紹的是在去年耶穌聖體占禮時，波蘭一個普通農村（考斯奇爾尼村）的村民慶祝占禮舉行聖體遊行的情形。

〔封面〕浩浩蕩蕩的遊行行列。

〔下圖〕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的苦像和旗幟。

〔封底〕人們穿着傳統的民族服裝，打着旗幟，參加了聖體遊行。





1957年第5期(總第134期)目錄

半月談：把青年工作再向前推進一步.....	(2)
爲反帝愛國運動的重大勝利而歡呼.....	郭正基神父(4)
雜談愛國及其他.....	方濟(7)
講道台；善度嚴齋月.....	姚正一神父(12)
天津市天主教青年50餘人參加市第三次青代會.....	(16)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天主教可以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朱世昌(18)
我也認爲不能相提並論.....	王清海(24)
主題在哪裏？.....	陳守仁(26)
赤裸裸的強盜面目.....	謝稚繩(29)
學習心得	
毛主席“八大”開幕詞讀後.....	方志剛(31)
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感想.....	季衡(32)
讀者來信.....	(35)
合作化的優越性多末大！.....	張其明神父(36)
各地簡訊.....	(37)
耶穌傳.....	李德培神父(39)

廣 器

(半月刊) 1957年第5期 3月1日
(總第134期)

定價：每冊0.10元 (每月1日、16日出版)

訂 閱 價 目

編輯兼出版者	天津市天主教教友	3個月 6期 0.60元
	愛國運動促進會	6個月 12期 1.20元
	(天津市新華區西寧道9號)	1年 24期 2.40元
印 刷 者	天津聯合印刷廠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天津市河北區復興道90號)	(國外及掛號另訂)

天津市郵局國內郵件零售處登記許可證第40號

把青年工作再向前推進一步

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在最近期內就要開幕了。這次代表大會將總結天津市民主青年聯合會自1953年以來的工作，並對各界青年提出今後的任務，號召青年們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樣的大會無疑地是天津市60萬青年生活當中的一件大事。我們歡迎大會的召開，並衷心地向各界青年代表，尤其是向青年教友代表，致以熱烈的祝賀！

在這次代表大會的約千名代表中，宗教界青年佔十分之一以上，僅僅我們天主教，就有45位正式代表和12位列席代表。這較上次青年代表大會幾乎多出了兩倍以上。從這個數字上可以說明，一方面，市青聯的團結各界青年。擴大青年統一戰線的工作是加強了；另一方面，我們天津市的教友青年在幾年來有了很大的進步。我們相信，天主教青年將更進一步地發揮積極性，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來為建設我們可愛的祖國而奮鬥。

我們天主教青年，在各個工作崗位上都程度不同地發揮了積極作用，也湧現出不少先進人物來。如在這次的代表中的青年教友張書恆、喬建堂等，都曾光榮地被評為先進工作者，成為青年們的光輝榜樣。同時，這些位代表都是很虔誠的教友，

他們的熱心表樣也是我們教友們所稱道的。這就證明熱心教友完全可能也應當是熱愛祖國的公民，愛國愛教完全可以並行不悖。

天津市的青年教友們，在反帝愛國的運動上有着不可泯滅的功績。在每次愛國行動中，都有青年教友參加，並起了應有的帶頭作用。正如全國青聯主席廖承志同志所說的一樣，“青年始終是勇於同陳舊腐敗現象鬥爭的力量。”這些青年教友不僅是生產戰線上的能手，也是保衛祖國廣揚聖教的戰士。可以說，許多這樣的青年沒有辜負廣大人民和教會前輩的希冀與期待。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我們的許多青年教友中，還有一小部分並沒有充分發揮出應有的愛國熱情。這樣的青年教友，往往在學習或工作上 是並不落後的，但對愛國運動却躊躇不前，有所顧慮。這種現象之所以發生，一方面是由於愛國組織在青年工作上存在着缺點；但在另一方面，這些青年教友，或是因為沒有充分認識到愛國運動的真正意義，或是受了別有用心的人的挑撥，也是事實。我們希望，以這次代表大會為開始，這種不正常的現象能得到扭轉：愛國會與青年教友雙方都應積極努力，把青年工作大大地向前推進一步，俾使青年教友的愛國愛教的熱情得到更大的發揮。

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的召開，是全市青年團結進步的象徵，也是我們天主教青年與廣大青年團結進步的象徵。讓我們貢獻出我們的一切力量，為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而奮鬥吧！

爲反帝愛國運動的重大勝利而歡呼

陝壩教區陝壩總本堂司鐸 郭正基神父
陝壩教區愛國會副主任

我們的祖國已在勝利聲中送走了1956年，並且以更爲雄壯的步調踏進了1957年。過去的一年是我們祖國在保衛世界和平和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取得光輝成就的一年；毫無疑問，全國人民將會以百倍的信心和努力，給1957年的歷史寫下更燦爛的一頁。由勝利走向勝利，不僅是全國人民迎接新的一年共同信念，同時也必然會成爲現實！

隨着我們祖國面貌的急速改變，我們中國天主教在過去一年內也有了顯著的變化。一年內各地愛國會如雨後春筍一樣，一個接着一個的成立，就是這種深刻變化的具體反映；而即將成立的天主教全國性愛國組織，必然會給我們天主教帶來更大的變化。正因爲這樣，所以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消息，就如春雷一樣激動了每位教友的心弦。這是幾年來開展反帝愛國運動、清算帝國主義留下的殘餘污穢的結果，是我們天主教的一件大喜事。這對於全面促進我們的反帝愛國運動，必然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伴隨

而來的將是我們天主教會內的新氣象！

現在，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成立爲期已不太遠。爲了迎接成立大會的召開，爲了表示對成立大會的衷心的擁護，願就目前成立愛國會的重要意義說幾句話。

首先，我認爲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成立，是對百年來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侵略我國的醜惡歷史的一個徹底清算，是中國天主教新紀元的開始。近來我們經常聽到說反帝愛國是新中國天主教唯一光明正確的途徑。這種論斷是非常正確的。很顯然，我們幾時想到愛國會，就不能不聯想到帝國主義利用天主教進行侵略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歷史事實。我們無論怎樣愛護我們的教會，怎樣珍視我們的信仰，在帝國主義利用宗教向我國進行侵略的歷史面前，不能不作清醒的估計。也正因爲我們關心我們的教會和信仰，所以不能不認真考慮如何把我們天主教從百年來的恥辱中挽救出來，而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正是出於這

種考慮。

我們深知，我國自從鴉片戰爭到解放以前的一百多年的對外關係史，是中華民族受盡帝國主義侵略、欺凌、壓榨的歷史，也是我們民族為反抗帝國主義侵略進行浴血鬥爭的歷史。百年來，帝國主義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侵略，把我國變成了半殖民地。他們在我國幹了種種滅絕人性的罪惡事實；而教會內的帝國主義分子們在這些罪惡事實中却扮演了並非不重要的角色。事實俱在，在這裏羅列這些事實是多餘的。他們不但作了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幫兇，而且歪曲教義，給帝國主義侵略罪行作掩護，並依仗外國勢力，在我國作威作福，視我們中國人如化外野人，待我們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如同專供他們驅使的奴僕。中國神職人員和教友對他們稍有違拗，即被認為不恭順、不謙誠，更不允許我們有半點愛國思想；而他們却可以不顧聖經教訓，任意違反教規，過奢華的生活。這些行徑和吾主耶穌的教誨是多麼不協調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勢，推翻了蔣介石反動政權，摧毀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基础，踏碎了幾千年來的封建

制度。按理說，這些念念不忘帝國主義的傳教士們，在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面前，應該知所歛跡了。但是，他們不知道從偉大的現實中吸取經驗教訓，反而變得更加胆大，更加狂妄。他們有的拚命給帝國主義搜集情報，有的百般無賴地破壞新中國的各項運動，曲解我國一切政策法令，並且竭盡挑撥離間之能事，惡化我們天主教徒與人民政府的關係，企圖永久在我們和政府之間劃下一道鴻溝。他們還阻礙我們教友參加祖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說這是不忠於教會不忠於信仰。他們誣蔑反帝愛國運動，說這是“裂教”行爲，說參加愛國運動是“叛教”。他們用停止通功和摘掉神權等手段來威脅愛國的神職人員和教友，以為這樣就可以繼續控制中國天主教，使它永久的充當帝國主義的工具，以最後地挽救他們的命運。然而現實對他們是無情的，他們的一切花招都被中國人民識破了。在全國人民（包括我們天主教教友在內）的聲討的怒潮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們，一批接着一批的被逐出了我國的土地，嘗到了自己種下的苦果。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屠殺中國人民、掠奪我國財

產的一切罪惡活動，許多是和這些帝國主義傳教士的活動交織在一齊的。他們的言行充分證明他們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國主義分子。從此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是帝國主義侵略我國的忠順工具，因而嚴重的破壞了教會的榮譽，玷污了教會的純潔，使教會愧對於全國人民，蒙受不易洗雪的恥辱。不僅如此，他們還在我於們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妨礙着我們愛國的積極性的發揮。因此，我們開展反帝愛國運動，肅清一切帝國主義殘留影響，不僅是愛國的具體表現，也是愛教的不可推卸的責任。

爲了維護我們民族的利益，爲了發揮我們建設祖國的積極作用，最後，爲了純潔我們的教會，我們應當在反帝愛國的現有基礎上，很快的全力以赴，促成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早日誕生。這不僅對我們的愛國熱情將是一個很好的考驗，同時

對我們的愛教熱情也是一種考驗。因此，成立全國性愛國組織的決定，是一個是有重大意義的決定，是正義的決定，是光榮的決定！它將意味着我教反帝愛國運動將在全國範圍內得到進一步的開展，意味着我國天主教教務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意味着全國教友將在愛國會的統一領導下，遵循着愛國愛教的方向大踏步前進！

爲了徹底實現反帝愛國運動的基本任務，全國神長教友應當抱着堅定的決心和信念，相信我們能夠把愛國愛教的歷史任務，由勝利推向更大勝利。因爲，站在我們後面的不僅有着覺醒了的廣大神長和教友，還有支援我們的六億中國人民。全國性愛國組織要誕生了，讓我們爲反帝愛國運動的重大勝利而歡呼，爲教會的純潔而歡呼，爲聖教的真正廣揚而歡呼！



波蘭天主教領袖盛讚統一工人黨

本年1月31日出版的“新時代”週刊上，載有蘇聯巴夫洛維奇所寫的一篇談波蘭選舉的文章。這篇文章中提到，波蘭無黨派人士、天主教領袖扎維斯基（Jerzy Zawieyski）曾公開宣稱，波蘭不能有比現在的制度更好的制度，波蘭統一工人黨是一支很有才能領導波蘭的力量。

雜談愛國及其他

——一篇“教會文件”的讀後感

· 方 濟 ·

天主教愛國運動的浪潮已遍及全國，全國性的愛國組織即將誕生。時至今日，全國各地絕大多數的神長教友對愛國的必要性的認識已漸趨一致。但儘管如此，有人對與愛國有關的一些問題的看法，仍有所分歧。例如：我們愛國，服從政府，是因爲“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羅，十三，1）而只限於消極的服從呢，還是應該積極地採取主動態度呢？我們只應該站在公民的立場上響應政府的一切號召呢，還是應該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呢？

最近翻閱一本在1949年出版的教會外文出版物（題名“Christmas Address”），發現了一篇用英文寫成的題爲“我們的態度”（Our Attitude）的文章。文章未標明作者姓名，但被列入“教會文件”（Documents Ecclésiastiques）

欄內。據此可見文章的權威性。這個文件關於教友對國家、對政治、對政黨應抱的態度，都有所論列。讀了這個文件，可以對有關愛國的一些問題更有所認識。

爲什麼要愛國？

這個文件不但一再指明，每一個天主教教友都應該愛國，並且更進一步地分析了所以要愛國的原因。

文件一開始，就提出了：

“天主教教友對於他們所生活在的國家的政府的態度，主要是決定於他們渴望自己和他們的同胞的共同利益得到增進。

“因爲，當任何多數的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時，他們就會發現只能用共同的努力，彼此互相交往和互助，才能得到

並享受人生的美好，這對他們是重要的，甚至是必需的。如果他們堅持永遠孤立地行動，像隱修之士那樣，他們就不能得到共同的利益。”

這些話明確地指出了我們教友不能離羣索居，不能專務靈魂不顧肉身，換句話說，就是：儘管我們有與教外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因我們必須生存，必須“得到並享受人生的美好”，所以就必須“彼此交往和互助”，也就是必須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之內。

然而，是不是天主教主張“無政府主義”呢？彼此之間的交往與互助可以在沒有領導的情況下進行呢？完全不是的。文件說：

“天主教教友承認，爲了人類的社會的健康、秩序和生存，某些權威是必要的。沒有它，社會各個成員的意志將東分西散，各爲各人的利益。沒有權威，社會就會混亂，就會解體。

“當然，天主教教友相信人類的創造者是天主。他們認爲天主願意每個人生存，但不是每個人追求一個自私的、個人的生命，而是享受一個和諧

的社會生命，對己對人都有好處。更因爲這種社會生命只能在權威之下才能得到，就必然要相信社會上的權威也是天主給準備下的。……

“根據這個道理，尊敬權威的正當要求就是尊敬天主的聖意。爲天主教教友來說，服從權威是一件神聖的事。他對合法權威愈忠誠、尊敬、合作，他的宗教信仰也愈完美、深湛。”

我覺得，這些話是對聖保祿宗徒在給羅馬人的書信中所提到的“服從權柄”的訓示作了進一步的引伸。聖保祿宗徒只告訴了羅馬的教友要服從權柄，但因他那封書信的主旨不是要解釋所以這樣做的道理，所以沒有對爲什麼要服從的問題加以闡述；而這文件却對天主教教友爲什麼要服從政府、要愛國的問題作了更詳盡的分析，着重地指出：“服從權威是一件神聖的事”；其所以是神聖的，是因爲“天主願意每個人生存，但不是每個人追求一個自私的、個人的生命，而是享受一個和諧的社會生命……”。這就一針見血地批判了有些人的“獨善其身”、“教自己的靈

魂”的狹隘想法。而一個教友“對合法權威愈忠誠、尊敬、合作，他的宗教信仰也愈完美、深湛”一語，更是明確地指出了愛國愛教的一致性，不啻為天主教愛國運動作了最有力的論證。

消極地服從呢，還是積極地參與呢？

根據上述道理，我們教友對待政府的態度就不應該是消極地服從，而是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文件說：

“更進一步說，天主教教友對權威的尊敬不僅是被動的接受、消極的服從。由於這種尊敬是爲了共同的利益，爲促進共同利益的真誠願望所滲透，它能使人積極而慷慨地與真誠地爲大家有好處的一切措施合作。”

“並不希望教友們永遠在政府之‘下’生活；他們應該明智而積極地參加到裏面去。天主教的原則並不反對民選的政府：國家的管理者由人民的意志與決定來選出，重要的法律也是由人民的選擇來制定。”

這些意義非常明顯的話，有力地粉碎了帝國主義者的所謂“宗教是超政治的”謊言。信仰天主教的人不但可以，而且應該積極地參與政治活動，甚至參加政黨。文件在談到“選擇政黨”時說：

“……天主教教友有自由成爲政黨的成員和出任公職，只要他們的學識和才能可以勝任。如果有幾個不同的政黨存在，他們應該加入他們認爲其政綱是爲了公共利益是最好的那個政黨。在許多國家內，教友們加入了不同的政黨，因爲不同的政黨的政綱適合於能力不同的人。……”

“一個政黨，如果它的信念與行動都不相反天主教的信仰，可以爲任何教友所自由選擇。用他作爲公民的權利，他可以加入或者不加入政黨，任何教會上級不能加以干涉……”

讀了這些，就可愈益明白像那些帝國主義分子那種不許教友這樣、不許教友那樣的辦法，完全是撞作威福，毫無教義或教規上的根據了。

愛什麼樣的國？

但是，天主教所主張的愛國是有其原則性的。不是任憑什麼樣的國家都要愛，任憑什麼樣的政府都要服從、擁護。本來天主十誡的第四誡，也不是死板板的對所有的長上都要服從。最常見的要理書上對這一點也有所解釋，即如“要理大全”上就曾說過，“不可因着人的命背了天主的命”；而前面所提到的這個文件，對於這一點更有了進一步的發揮。文件說：

“如果一個政府要把婚姻與家庭宣布為非法，如果它強迫父母教導子女吸鴉片烟，如果它僅僅爲了不喜歡猶太人或黑人的緣故而對他們加以迫害，人民對於上述措施的服從將是違反良心的。”

這不禁令人想起希特勒德國迫害猶太人和美國的種族歧視來，也會使人想起日寇統治中國淪陷區時“土膏店”充斥街頭的景象。對德、日法西斯，人們很容易辨識其反動面目；但對美國反動政府，可能至今仍有人還是不勝依依。那末，這個文件應該使這樣的人們更有所憬悟了吧。

相反地，作爲一個教友，我們應該愛什麼樣的國家，擁護什麼樣的政府呢？在這方面，這個文件也舉出了一些可以作爲衡量一個政府的好壞的標準來，諸如：

“當局所採取的值得稱頌的淨化青年讀物或是取締娼妓的措施，應得到天主教教友的支持。他可以並應該積極與政府合作，以掃除文盲和提高羣衆的文化。”

“如果政府是在改進國家的交通運輸，如果它是在促進國內外貿易，天主教教友應貢獻自己的力量以推動之。同樣，他們也應該協助國家贏得完全的國際上的獨立與平等。……”

好了，現在讓我們無這些標準來衡量一下我們偉大的祖國。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府，不但在上述這些方面都有了卓越的成就，並且在許多其他方面也都在作着積極而有效的努力。這樣的國家，我們能不熱愛？這樣的政府，我們能不由衷地擁護？

讓我們積極發揮愛國精神，熱愛我們的國家、熱愛社會主義的錦繡前程吧！也讓我們爲領導我們的

前進的國家領導工作人員而祈禱吧！正像這文件在結尾時說的，“教會希望並祈求治理人民的人們能得到天主所賞賜的明智、毅力與慈悲，以使他們的治理成爲明智而公正

的”，我們虔誠地祈求天主降福我們的國家與人民，降福我們敬愛的領袖們，並降福祂在中國的聖教會和一切爲了祂的福音的實現而工作着的千千萬萬的人們！

江西南康太和鄉

教友準備春耕忙

江西南康縣太和鄉天主堂（即太和里天主堂），是屬於江西贛州教區的一個堂口。它是教區教友最多而且也是最集中的一個堂口。這裏的教友多是老教友。自解放以來，經過了土改和肅反鬥爭後，教友們組織了一個教友愛國會。教友們經過政治時事等學習，政治覺悟和愛國思想都有了提高，對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去年春，當全國進入合作化高潮的時候，教友們也都踴躍地參加了太和高級農業合作社。社裏第五隊的社員完全是教友。隊長陳學遠是一位青年教友，由於工作成績好，被選爲縣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又得了先進工作者和生產模範等光榮稱號。去年早稻，教友增了產；去年冬在興修水利和冬耕冬種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得到了政府的表揚。去年這裏因遭受了嚴重的旱災，有些教友困難戶，得到了政府的照顧和救濟。教友們對政府這樣的親切關懷，都很興奮和感激。現今春節已過，又臨春耕時節，教友們正在訂好本年生產計劃，準備以極大信心和決心，爲完成今年的增產任務而奮鬥。（葉菁）



善度嚴齋月

講道台

· 姚正一神父 ·

“耶穌心裏充滿聖神，離了若爾當河；聖神引祂到曠野去。40天的時間，祂在那裏受魔鬼的試探。在這40天內，祂什麼都不吃。”（路，4章，1—2節）耶穌基督的一切行爲都是爲了給我們樹則立表，希望我們步武遵循的。祂在曠野40天的嚴齋克苦，靜默祈禱，給我們樹立了修身克苦的善表。聖教會又欽定了嚴齋聖月，使我們藉此良機，聖化我們的靈魂，好來迎接復活節。那末，我們信友怎能不聽從我們慈母聖教會的善勸，熱心過嚴齋聖月呢？

嚴齋月是祈禱的時候

“該常祈禱，永不間斷。”（路，18章，）這是基督給我們的教訓。因爲基督深深地知道，人生的終向與聖德的基礎和圓滿，便是結合天主；而祈禱呢，又正是使我們直接與天主結合。因爲人在祈禱中

，好似脫離了塵世，高飛天上，讓天主佔據着他的整個心靈，使它日形變化，逐日聖化，終於與天主心心相印而結合；同時藉着這種結合，成爲義德太陽的光芒，再反映到無限愛德的火窖裏去。換言之，就是使人在現世就開始度着天上的永生。我們生來的目的，就是光榮天主和救自己的靈魂。但是，如果沒有祈禱，這兩種目的就根本沒有達到的可能。因爲祈禱正是謙遜承認天主的威嚴，頌揚天主的偉大，驚異天主的美善，感謝天主的恩賜，呼求天主的助佑；總而言之，便是光榮天主。聖奧斯定說：“只要善行祈禱的人，便能善度其生活。”因爲祈禱訓育我們在一切中尋求天主的聖意，衝破一切阻礙，並因聖寵的助佑，使我們迅速地、欣然地走上工作崗位，愉快地、忠實地、細心地完成我們的工作。所以聖人們都非常重視祈禱。聖若望達瑪色

諾說：“祈禱是人的靈魂飛升到天主台前。”聖奧斯定說：“祈禱是心靈熱切地皈依天主。”日爾桑更把不祈禱的人比作一個不幸的蜘蛛，牠有一天自樹梢引了一條很長的細絲到樹下的荊棘叢中，在這條絲上結成了千絲萬縷的絲網，因而捕獲了很多的蚊蟲。然而，這美滿幸福的生活，使牠忘掉了昔日的窮困。在一個陰雲密佈的早晨，牠捕不到一個蚊蟲。牠巡視了一周，見到網並未會破裂。當牠看到這條自上而下的長絲，真有點詫異。牠認為牠的厄運完全是這條長絲造成的。牠氣憤極了，一口咬斷了這條長絲。然而，不意就在這一咬之下，一切全完了，整個絲網破壞了，一生的事業也斷送了。同樣，我們與天主之間也有類似這條長絲一樣的東西牽掛着，那便是祈禱。忘記祈禱的人，便會忘掉自己與天主的關係，因而破壞自己的神修，破壞一生的事業，使一生的辛苦忙碌像鏡花水月般地逝去。耶穌基督說的很好：“沒有我，你們什麼也不能作。”（若，15章，5節）聖保祿說：“我靠着加給我勇力的主，就沒有作不來的事。”（腓，4章，13節）聖若望在啓示錄中說：“有一

位天使站在祭台前，手提金香爐，有人給他大量的香，使他把這香和諸聖者的祈禱一同供獻到在寶座對面的祭台上，香烟和聖者的祈禱一同升到天主台前。”（啓，8章，3—4節）同樣我們也應當使我們祈禱的香烟，不斷地飛升到天主台前。尤其在封齋期內，聖教會勸我們特別多多祈禱。在禮儀的經文中，充滿了勸諭我們多行祈禱的辭句：“在西婉吹起號來，叫喚夥伴，聚集民衆。”在堂內聖台前，天主的司祭哀呼：“赦佑吧！主呀！赦佑你的百姓吧！”我們前有基督的表率，後有慈母聖教會的呼籲，能不多行祈禱，善度嚴齋月麼？

嚴齋月是克苦的時期

原罪的遺毒敗壞了我們的本性，使肉身倔強霸道，強迫靈魂受它的支配。聖保祿說：“肉軀相反靈魂，靈魂相反肉軀。這兩樣彼此反對，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的事。肉軀的事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姦淫、不潔、褻瀆、邪色、仇恨、爭吵、忿怒、決裂、嫉妬、戕殺、醜惡。”（加，5章，19—21節）這就充分地說明了我們敗壞的本性是多麼可憐。的確，我們難不貪求順從

自己的私愛，誰不是常常自滿自足、傲氣凌人呢？然而，基督的精神却要我們克制違理的傾向，使一切官能服從理智和信德，消滅自愛；使我們一心向慕天主。總之，祂要我們死於自己，活於基督。然而，活於基督就必須嚴格地克制驕傲，控制私慾，走加爾瓦肋山的道路。師主篇說的很好：“救恩由十字架而來，生命由十字架而生。一切德行的寶庫，是由十字架而來的。成全和聖德是由十字架而來的。”事實上，放縱情慾是要傷損我們與基督之間的友誼的，並且阻止我們與基督的神交密談。試想：你清晨在祈禱中把整個生命奉獻了基督，然而，一旦處人接物之間，便順着自己的私慾，草率地應付自己的工作，忘掉了清晨的奉獻；那末，到了次日清晨，你有何面目去見基督，怎能硬着頭皮再向祂舉行奉獻呢？同時你與基督的友誼又如何密切呢？你僅記着大博爾山上光輝奪目、復活後神光煥發的基督，而忘記了祂是被人釘死受盡苦刑的基督。祂要你犧牲自己，同祂走十字架的御路，你却設法順着自己的私慾，與自私自利妥協地度着自我生活，你將如何與基督心心相印建立深情厚

誼呢？封齋期內是勸告我們與基督相契相合，勉力度基督化生活的時期，那末，既有基督40日的克己表率，又有聖教會“自克愈力，進德愈多”與“除非作補贖，一定要死亡”的勸告，你能不致力於克己麼？

嚴齋月是修德的時期

“如今是相稱的時候，是得救的日子。”這是聖教會在封齋開始給我們的勸諭。換言之，就是要我們回頭改過，痛改前非，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度起純潔的生活。然而，誠如我們上面所說的，自從原罪敗壞了我們的本性後，驕傲、色情、懶惰、嫉妬等偏情也在我們裏面猖狂起來。在生活中我們從來不肯忘記自己，好似“我”便是宇宙的中心，一切應該圍着“我”旋轉。開口我如何如何，閉口我怎樣怎樣。一旦國家的、集體的利益與自己的利益矛盾時，便會青筋暴跳，爭執不休。一旦不能滿足自己的希求，便是那樣長吁短嘆。口頭上是不計個人得失，不顧自己利害；但實際上却會以“國家、集體用才不當，於國家、集體利益損失非淺”為藉口，尋求自身利益。在工作中是那

樣粗枝大葉，漠不關心，率爾從事。見了美麗漂亮的姑娘，心情便會激動，兩隻眼睛便會像碎鐵屑跟着磁石一樣地隨着她轉動。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們敗了的本性所貪求的，這便是我們的舊我。我們要希望在聖德的道路上前進，就應當脫掉這個舊我，穿上謙遜、儉樸、誠實、勤懇、腳踏實地、實事求是、細心工作的新我。要如聖保祿說的：“我活着，已不是我活，而是耶

穌基督在我內活着。”我們既希望在復活節與基督共同復活起來，那末就應該在嚴齋期內與基督共同死去。“屬於耶穌基督的人，把自己的肉身及肉身的邪情貪慾，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5章，24節）這難嗎？是不容易的。然而，“我靠着加給我的勇力的主，就沒有作不來的事。”（腓，4章，13節）那末，你又何懼之有呢？

上海神長教友迎接露德聖母百周年

據上海“信鴿”半月刊載：1958年2月11日，為無玷聖母降現露德百周年紀念。為紀念並慶祝無玷聖母顯現的大恩典，上海教區張士琅代主教已通諭全教區神父：自1957年2月11日起至1958年2月11日止，每月11日上海教區內至少有一個堂口舉行敬禮。

2月11日，無玷聖母降現露德瞻禮，上海市內歷史最悠久的同時又是奉無原罪聖母為主保的聖堂——老天主堂，為第一個特定的舉行敬禮的聖堂。除彌撒外，晚上有道理、恭念玫瑰經和聖體降福等。其他如徐匯大堂、伯多祿堂等也都特別舉行了隆重的敬禮。唐墓橋露德聖母堂也於這一天舉行了本堂主保瞻禮的彌撒。此外，有露德聖母假山的堂，也都有教友前往恭念玫瑰經。徐家匯聖母院內的露德聖母像最近修飾一新，前往敬禮的教友更為踴躍。

為迎接無玷聖母降現露德100周年，上海神父、修女、教友響應張代主教的號召，正熱心做好露德聖母的敬禮，共邀慈恩。

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日內開幕

天主教青年50餘人參加

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定於最近期內在天津市人民禮堂開幕。此次代表大會是天津市各界青年的大會師，在上千名代表中，除去工、農、兵的代表外，主要包括宗教、工商、民族、街道、科學技術以及歸國華僑、學生等22個方面的青年。在這次大會上，將總結自1953年9月以來天津市各界青年的組織——民主青年聯合會的工作，確定今後任務，進一步動員各界青年投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中去；並將選舉第三屆天津市民主聯合會的執行委員會。

此次代表名額中宗教界青年的代表有百餘人，幾乎佔全體代表的十分之一。天主教方面的正式代表是45人，列席是12人。這個數字，在天津市市級代表會上空前的。在這些位出、列席的天主教青年當中，有些是上次代表會的代表，大部分是此次新推選的，代表性很強。

在代表中，有幾位青年神長和幾位大小修院的修士，也有修女。

這說明天津市的神職界，在指導教友們積極熱愛祖國上，有很大的進展。

代表中有各個崗位上的青年：有工人，有農民，有大、中學生，有科學技術工作者，有街道青年，……這些位代表在工作上都有顯著的成績，都是熱愛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同時也是很虔誠、很熱心的教友。其中的人還獲得了“先進生產者”的稱號。

這次青年代表大會的召開，象徵着全市青年的大團結，也象徵着我們天主教青年的大團結。今後在“一切爲了社會主義”的偉大目標下，青年教友將能更進一步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來，爲繼承我們先輩的光榮傳統而奮鬥。（義然）

代表簡介

天津教青年出、列代表天津市第三次青年代表大會的代表，簡單介紹如下：

正式代表:

岳樹德	男	神	父
王雲普	男	神	父
張德光	男	神	父
尹光美	男	大	修院修士
任萬有	男	大	修院修士
王思聖	男	大	修院修士
劉刻明	男	大	修院修士
王文鴻	男	小	修院修士
王淑文	女	仁愛會	修女
劉秀芬	女	仁愛會	修女
隨守義	男	愛國會	常務委員
李學溫	男	愛國會	工作人員
張世奎	男	愛國會	工作人員
高露然	女	愛國會	工作人員
孫震	男	大	學學生
張韻琛	女	大	學學生
馬子振	男	大	學學生
范亞納	女	護	士
張仲哲	女	護	士
張瑞華	女	護	士
張盧文英	女	護	士
李秀峰	女	護	士
李淑英	女	護	士
楊春田	男	中	學
周秉訓	男	中	學
劉金安	男	中	學
蘇寶樹	男	中	學
劉成德	男	中	學

張靜雲	女	教	師
王德春	女	家	庭
柳春良	男	工	人
張乘貞	男	建	築
吳振華	男	工	程
呂超英	男	大	學
張書恒	男	工	職
張懷信	男	工	人
葉春茂	男	工	人
李相志	男	工	人
鄭鶴鳴	男	工	人
李佩琴	女	工	人
李蘇蘭	女	工	人
喬建堂	男	工	人
沈連舉	男	工	人
劉駿逸	男	工	人

列席代表:

田靜	男	愛國會	工作人員
穆愛月	女	中	學
伊勤業	男	社	會
檀紹華	女	職	員
張自修	男	職	員
孔繁祿	男	中	學
吳墨森	男	中	學
李文敏	男	中	學
何書元	男	中	學
陳成泉	男	中	學
耿勝德	男	中	學

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討論

天主教可以與共產黨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

· 朱世昌 ·

對於天主教與共產黨能否“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我感到既不能“王顧左右而言他”地空談一氣，也不能一股勁地硬鑽牛角尖，而必須以實事求是的精神接觸問題的本質來研究。我就是試圖以這樣的態度，着重談談下列三個問題。

宇宙觀不同，能不能共存？

從趙若翰先生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從宇宙觀這個角度來看天主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的問題的。因此，在他談到宗教與科學是“相互衝突”、“不可並存”的言論以後，得出了“宗教與共產黨的長期共存的基礎，並不是十分肯定的”結論，甚至爲了使人信服他的論點的正確，還說了“蘇聯宗教勢力已經逐漸消滅”。當然，對趙先生這種關心聖教會的命運

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但，對他捏造事實的做法，是不能表示同意的。

不錯，我們和共產黨的宇宙觀是不相同的。我們認爲天地萬物都是來自天主，天主是天地萬物唯一的真主宰。雖然我們的宇宙觀不同，但絕不能因此而武斷地說：共產黨領導的國家裏就註定要取締宗教信仰自由。過去有人對“共產黨不信神，但它又容許宗教信仰自由”的態度感到難以理解。這種難以理解的想法固然是“唯物唯心不可並存，共產黨和天主教誓不兩立”的殘餘毒素在作祟；但另一方面不能不說是由於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馬列主義者對待宗教問題的態度而產生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八大”的發言中就說得很清楚：“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所以不信仰宗教，同時共產黨是歷史唯

物主義者，懂得宗教必然會在長時期內存在的原因，所以採取了長期尊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陸定一部長在他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中也說道：“人民內部……在思想上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分別，……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矛盾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中也還將存在，……只要不是反革命分子，不管是宣傳唯物主義或者是宣傳唯心主義，都是有自由的，……總而言之，我們主張的政治上必須分清敵我，我們又主張人民內部一定要有自由。”在蘇聯，1936年討論斯大林憲法草案時，就會有人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舉行宗教儀式。當時，斯大林同志會就這個問題發言說：“我認為這個修正案應被否決，因為它與我國憲法的精神不合。”^①因為社會主義類型的國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這類國家的憲法不以規定公民的形式權利為限，而是注意於保障這些權利的實現。馬列主義者，一貫地認為信仰是人民自己的私事，國

家是不加過問的，反之，還採取保護的政策。同時，對國家工作人員還指出：“在處理宗教問題上還有採用行政手段的情況，是必須糾正的。”^②由此可見，宇宙觀的不同，並不見得就會使“宗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的基礎並不是十分肯定的”。同樣的，什麼“代表低級形式的宇宙觀的宗教，勢將為代表高級形式的宇宙觀的科學所替代”的說法，無論從超性的眼光或者從事實上來看，都是不正確的。對這個問題，我同意陳與義、葉菁等先生的意見。事實上，就在計劃向月亮、火星和金星放射裝着電視放送機的火箭的蘇聯，今天宗教界的情況也完全不像趙先生所說的那末一回事。

列寧在1905年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就這樣說過：“每個人都應該有完全的自由來信仰任何一種宗教……在公民權利和有無宗教信仰方面，公民之間是完全不容許有任何區別的。”^③蘇聯的憲法，在有關蘇維埃國家對宗教與教會的關係這一

①柯洛尼茨基：“馬克思列寧主義論宗教”，第40頁。

②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八大”上的發言。

③列寧全集，第十卷，第66頁。

問題上就有以下的規定：“爲保證公民宗教信仰之自由，在蘇聯實行教會與國家分離，學校與教會分離，一切公民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以及進行反宗教宣傳之自由，均被認可。”^④今天，蘇聯的正教教堂、天主教堂、新教教堂、回教寺院、佛教寺院、猶太教堂以及禮拜堂裏的一切宗教儀式都自由地進行着，教會有自己爲製造祈禱中必需用具的作坊（如蠟燭工場等）；出版着定期或不定期的宗教刊物以及祈禱書（如正教日曆、尼古拉主教佈道錄等）；開辦着神學院：像正教教會就設有兩個神學研究院和分佈在各城市中的八個神學學校，像莫斯科近郊的三位一體派的謝爾基修道院、基輔——培徹斯克修道院、波查葉夫修道院等更是聲名遠揚蘇聯國外。每逢大節日，從各處到上述各修院來祈禱的人都數至幾千。在莫斯科一地，僅正教教堂就有50座（另有22座別的教堂）；單是主教，全蘇就有75位。像立陶宛等加盟共和國幾乎90%以上都是天主教徒。教務之發達由此可見一斑。因此，難怪英國工人訪蘇代表團的雷

勒、吉勒姆等六人在參加莫斯科聖路都維克教堂的大彌撒後說：“行前，我們看見有好多輛外國使節的汽車，美國、法國的都有。我立刻想起，那些控訴蘇聯壓迫宗教的國家的代表們，都跑到這兒的教堂裏，跪在天主面前禱告呢。他們必須承認他們是一羣卑鄙的謊言之徒，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就連在1951年7月訪問蘇聯的美國工會代表團，在他們的訪蘇印象記中也這樣寫着：“我們堅決相信在蘇聯宗教信仰完全自由，我們在我們所到的每一個城市裏，都看到了宗教信仰完全自由。我們當中有幾位信奉天主教的代表，還兩次在星期日參加了莫斯科聖路易教堂的彌撒。他們在第二次去時又遇見了第一次見到過的那些人，這些人告訴代表們說，他們一生都在莫斯科的教堂望彌撒，他們按期進堂，沒有任何人阻止。”事實證明：蘇聯宗教勢力不但沒有處在逐漸消滅中，相反却正在健康地發展。正如莫斯科基督復臨大教堂的尼古拉大主教在接見英國工人訪蘇代表團時所說的：“教堂過去是受沙皇支配的，其宗旨又爲

^④轉引自“蘇維埃國家和教會”

當時政府所左右，現在是完全分開來了，教堂獨立了，自這些傳統被打倒之後，人們到教堂裏來就不是裝樣子了，而是因為他們誠心的願意來。”^⑤

不要在“長期”、“共亡” 上鑽牛角尖

在中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對待宗教的態度也是這樣。憲法第88條就明文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建國八年來的事實也生動地證明了這點。雖然過去沒有提出“長期共存”的口號，但天主教和共產黨在求同存異、共同建設祖國的基礎上又真誠相處、共存了八年。而趙若翰先生無視鐵的事實，無視我們共存的基礎，死鑽在牛角尖裏硬要具有兩種不同宇宙觀的人在所有的問題上看法都要一致，否則連“真天主聖子聖言都不易解釋了”。接着石化先生又在“長期”這個詞義上大做文章，方佐明先生又提出不應把不能相比的事混為一談。誠如趙先生所談的

“教會組織的任務，只是恭敬天主，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在萬有之上”；但追下去再問一句：怎樣才算恭敬天主，認識天主，愛慕天主在萬有之上呢？那就不能不連想到聖若望宗徒所說的一句警言：空談愛主而不實行愛人者，就等於撒謊。^⑥所以說下愛衆人才是真正地上愛天主；而今天共產黨領導全國六億人民進行“改造人類與世界”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不正是為了使廣大的人民永遠擺脫貧困和剝削，過着人人幸福個個平等的美滿生活？這與吾主耶穌對我們的教訓和建立平等、博愛、自由、幸福的理想社會不是完全一致的嗎？這雖然不能錯誤地認為共產黨的主張和天主教的教義是完全一樣的，但它却是天主教和共產黨“長期共存”的堅固基礎。從這點出發，我認為通過自己分散在各個不同崗位上的教友起着從“側面輔助政府完成它福國利民的任務”的天主教，又有什麼理由不可以同共產黨相提並論呢？如果認為天主教應該“超然於一切”，神長、教友對“世俗的一切”都要

^⑤取材於上文；

英國工人動聲代表團編者：“我們親眼看見的蘇聯”。

^⑥若望壹書，肆，20。

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那我們又如何能理解耶穌五餅二魚等聖蹟，又如何能完成傳播天國福音、廣揚基督聖教的光榮使命呢？我片面的看法認為：“天主教與共產黨不能相提並論”就其實質來說，應該承認是所謂宗教是超政治的這樣一個舊影響的新反映。這樣做的結果，就不能不墮入“空談愛主而不實行愛人者，就等於撒謊”的境地。

至於是否能“長期”共存呢？我認為我們既不要書獃子似地咬文嚼字說“一百年可以叫長期，五十年也可以叫長期，十年來也可以叫長期”；也不必虛幌一槍，說什麼“至於國家和共產黨消滅後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因為離現在還很遠，這裏也就不論及了”。因為哲學基礎既然不同，對問題的看法當然也就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作為唯物論的共產黨認為到了世界大同，國家階級都要消滅，作為代表某階級的利益的政黨來談，當然也就無存在的必要，必然隨着國家、階級的消滅而消滅。可是作為一個篤信天主的人來談，當然我們相信吾主耶穌關於聖教會一定會與世長存直到世界窮盡的不可舛錯的訓示，這是一個超性的問題。在這一點上這

倒是不能“與世俗中一些政治黨派相提並論的”。李維漢部長在“八大”發言中說：“在我們國家內，只要人民中有人信仰宗教，我們就尊重他們的信仰自由，保護他們所信仰的宗教。”我們既然相信吾主耶穌的聖言是不能舛錯的，共產黨又採取保護我們所信的宗教的政策，為什麼我們還要在“長期”、“共亡”這些問題上浪費筆墨鑽牛角尖，硬要做那“憂天的杞人”，說那“小信德的話”呢？暗藏在天主教會內的反革命分子被破獲以後，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並沒有因此對天主教有所歧視或乘機加以取締，相反在全國二次政協會議上就有我們十位神長、教友出席。周總理、習秘書長等中央首長還在百忙中接見了他們。最近，上海徐家匯聖依納爵大堂因遭颱風襲擊，鐘樓倒塌，人民政府一次就撥二萬元修理。又如獻縣教區因鬧水災，當地政府除為神長、修士安排了住處，還替他們預備了念經望彌撒的地方。像這一類的事例真是舉不勝舉，這是一個有力的明證。

**天主教與共產黨不但可以
而且應該“互相監督”**

方佐明先生認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對於我們的關係僅有對教友的關係。我個人認為這樣說法是不正確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確的。所以有如此的說法，其根源還是在於片面地理解天主教是一種抽象的名詞，把教與信教的人割裂開來；實質上，天主教是由許多信仰天主而又具有政治立場的人的總稱。鄧南黎先生說得好：“如果沒有信天主教的人，還有什麼‘教’可言？”幾年來，天主教的神長教友，以天教界代表的身份代表了這一部分天主教教友的意志參加了作為黨派、團體及無黨無派民主人士的統一戰綫組織形式的政治協商會議；在解放以後一系列的社會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對黨和人民政府都起了相互督監的作用。人民政府逮捕了暗藏在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幫助我們純潔了教會，使每一個有信仰的公民都能够愉快地過着宗教生活；同樣的，天主教的代表，或者普通的教友，對某些地區的幹部在執行宗教政策上的偏差或政府的各項工作，提出了質詢、

批評、建設和要求。

所以，“互相監督”這一口號實質上不只是指黨與民主黨派的相互關係，而且是指整個的黨與非黨（包括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等）的關係而言。^①

作為領導國家的核心力量的共產黨提出“互相監督”的口號會不會是一種策略？恐怕有人會認為：我們只有被“監督”的分兒吧？

這樣的懷疑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這絕對不是策略，而是中國共產黨長時期來一貫奉行的根本原則之一。這個方針是黨的統一戰綫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具體化，它的理論根據就是毛主席的如下的指示：“共產黨的這個同非黨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權利的”和“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

^①沈志遠：論“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①事實上，這樣互盡諍友之責，進行批評監督，是可收集思廣益之效的。這無論對國家、對教會或者對個人，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所以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一方針的提出是有利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的。很多地區的宗教事務部門就經常地召開宗教界的人士座談會，征求大家的意見。這樣雙方推誠相待，彼

此都暢所欲言，不僅消除了某些不必要的誤會和隔閡，而且更加親密地合作。所以“互相監督”這一口號並不能單純地理解為“互相批評，雙方吵架”，而是含有“真誠幫助”——“親密合作”的意義。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還是應該放在怎樣“互相監督”這一個問題上。在這一方面我對陳與義先生的意見表示完全同意。

②同上。

我也認為不能相提並論

邢台教區教友 王清濤

我首先表示我對趙若翰先生在廣揚128期上發表的文章的態度。我認為趙先生的見解大部分是正確的，尤其是趙先生擁護陳與義先生對宗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了解。共產黨應當尊重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也要尊重共產黨的宇宙觀”的看法。趙先生並談到“我們每一個好教徒都有着一個比外教人多一倍的職責：敬天主、救靈魂及愛祖國愛教會。”這都是我特別擁護的地方。

我與趙先生看法不同的地方是他說的宗教“基本上就和社會科學相沖突，而宗教與科學勢不可能並存，是無疑的。代表低級形式的宇宙觀的宗教，勢將為代表高級形式的宇宙觀的科學所替代。”我認為宗教與科學不但不沖突，而科學越發展，聖教越廣揚。如我們的修道院還設有科學方面的課程。在過去和現在，都有知名的科學家是虔誠的信徒。更重要的是，科學家對道理研究的愈真，發現的宇宙秘密

愈多，就更加尊崇造物主的美妙神工。他們都會認識到這無限大的宇宙中的萬物之有規律的運動、變化是偉大的造物主安排的。到那時，追求真理的科學家們信賴造物主的心情會迫切起來，他們會異口同聲喊出：“啊！偉大的造物主，這美妙的萬物原來是您安排的，可惜我智慧有限，這時才認識了您！”故此，說宗教是低級的宇宙觀是不正確的。按認識造物主這一點來說，宗教信徒現已超過了某些科學家。

其次，我同意方佐明先生在129期上發表的“不應把不能相比的事混為一談”的那篇論文。方先生把我們（信仰天主教的人）、天主教（有人信仰的宗教）、愛國會（信仰天主教的人的政治性組織）等分開來講，他認為這“三個內部有一定聯系又各異”。我認為這樣分析是合理的、必要的。鄧南黎先生在130期上不同意方先生的看法。鄧先生說：“儘管天主教是一種宗教，但因為組成這一宗教的成員是不能脫離政治的人，而這宗教的教義中有某些部分又是政治性的，所以我們不能認為它與政治毫無關係或可以脫離政治而超然地存在。”我認為組成這一宗教的成員（有

靈魂有肉身的人）當然不能脫離政治，但這並不意味着宗教的教義包含着政治。我們的教會的教義，是神聖純潔的，不能摻雜其他成分的，否則將失去它的神聖純潔。鄧先生還引證李德培神父引自神學書籍的一句話說：“聖教會不當將自己混雜在純世俗事件內，只能在側面輔助政府完成它福國利民的任務”為例，認為這句說“不正是很好地說明了聖教會除了它的宗教性質以外，也有‘在側面輔助政府完成它福國利民的任務’的政治性作用嗎？”據我個人的領會，鄧先生是斷章取義。鄧先生為了說明他的文章主題——宗教與政治團體能相提並論，在某種程度上把李神父引的話的意義歪曲了。李神父的話是在“教義與政治是截然兩件事，絕對是該分開的”（見“廣揚”105期，9頁）前提下面提出的。那句話並不是在說宗教有政治性作用。我們只能認為教義與政治不矛盾——都是為造福人類。

鄧先生在文章中表示我們宗教與別的政治團體完全一樣，我認為也是不正確的。正如李神父所說：“這2,000年來，政體的改革，朝代的興替，社會的演變，不知凡幾

，然聖教會從未被捲入漩渦，而隨之滅亡。這是教義完全與政治脫離的一個鐵證。”（“廣揚”，105期，9頁）又“聖教會歷代的教宗及聖師們為爭取教會的自主、信仰的自由，與當時執政者作過無數劇烈的鬥爭，這又是政教不能混合的一個證明。”（同前）還要說明的一點，除聖教會外的任何政治團體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武器。我們宗教却沒有階級性，它是任何階級都可信仰的。天主教從未用武器對待過任何人，如李神父在“廣揚”104期6頁上說，聖神降臨後，宗徒們開始傳揚耶穌真教，他們曾多次被捕入獄，而出獄後，他們未嘗將信從耶穌的人組織起來擾亂當時政權，以圖報復。”可見

宗教與政治團體根本不同，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那末，為什麼教友不能與政治脫離還需為祖國貢獻一切力量呢？這是因為教友還有一個和教外人一樣的肉體——組成人的另一部分，還沒有離開世界，而教義也規定“人民有選擇自己國家的政體和社會制度的權利”（“廣揚”，105期，8頁）但這也不能說因教友可以與黨及全國人民同時參加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天主教也就成了一個政治團體。我個人體會，這與領導國家的政黨（共產黨）允許人民有選擇宗教信仰的權利而共產黨不屬於宗教的性質是一樣的。

總之，宗教與政治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主題在哪裏？

· 陳守仁 ·

自從“廣揚”半月刊展開天主教與共產黨能不能“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討論之後，讀者已經發表了許多不同意見，看法是很不一致的。在這些意見之中，當然有的是

正確的，有的是不正確的，相信在互相切磋、共同提高的歸趨之下，將來必會有看法統一或接近統一之一日。現在，在我自己尚不敢加以判斷。不過在看完這些篇文章之後，

却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有些論者離開了主題，而談論起枝節問題來了。

我們這次討論的主題是什麼呢？我覺得應該是：我們天主教能不能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肯定與否定的兩方面主張，都可以盡量找出自己的根據，展開熱烈的爭辯，若結果我們肯定了天主教能够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到下一步應該討論怎樣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樣，我們就可以達到共同提高的目的，有一個統一的或接近統一的認識，而作為我們今後行動的指標。

今天我們為什麼要以能不能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怎樣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討論的主題呢？我自己的體會是這樣的：在以往我們天主教的教友，有許多人認為共產黨是唯物主義者，是與宗教冰火不同爐；在解放以後，共產黨領導的政府的宗教政策雖然是准許宗教信仰自由，而我們教友中仍有人認為共產黨不信神，心存顧慮，以為終於不能並存。針對這類的思想情況，所以我們才要明確：在理論上和在实际我們是否可能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道理明確之後，

打破思想上的障礙，我們才能恭敬天主不分心，才能一心一意地投身於祖國建設事業中去。

不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是共產黨向各民主黨派提出來的黨派政策，但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八個字並沒有政黨性，也就是說使用這口號不一定限於政黨，兩個相關的人民團體或兩個相關的工廠、企業……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這個口號而達到某一個共同目的呢？我覺得答案應該是正面的，同樣，我們求天主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之道，也並不是說我們就是政黨。我們爭取與共產黨共存也就並不是爭取參加黨派關係之中去。

借用口號和借用比擬是常有的事情，主要的是應該在其中尋找一個道理。我們天主教借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是要把我們與共產黨的關係搞個水落石出，倒底是否能够共存。至於天主教與政黨能不能相提並論等等論列，則是枝節問題。說到教會不同於政黨，更是人人皆知的常識，更無須談述，並且也離我們所討論主題遠了。這裏不妨舉一個例子：比前一個文藝界的刊物提出“百花齊放

”的問題來，參加討論者，不論述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能不能“百花齊放”的理由，或肯定了共產黨領導之下能够“百花齊放”而不求所以“齊放”之道，而硬要說“花”與文藝界不能相提並論，並且連篇累牘地敘述花是植物，文藝界是人，不是植物，進而加以區分，這樣，恐怕不僅要造成認識上的混亂，而且也是浪費油墨與紙張了。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口號，不論用在政黨與政黨之間，或其他有關單位之間，在我個人的體會，最主要還是“共存”二字，因為必須先“共存”才有長期、短期之可言，當然，沒有“共存”也就沒有互相監督之可能了。現在，我們提出能不能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怎樣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是這樣。最主要的是“共存”問題，這個問題也正是我們廣大教友是關心的事情。因此，我們才要展開討論，這樣討論下去才能有意義。

總之“百家爭鳴”——這裏需要聲明一下：請參加討論者不要因“百家爭鳴”是共產黨對學術界提出的口號，因而就長篇論述天主教不能與學術界相提並論，進而用許

多證據給天主教與學術界找區別——要有一個目標，不只是光“鳴”一通而已。這次我們的“爭鳴”的目標是什麼呢？我認爲最主要的也是我們這次討論的主題應該是：我們究竟能不能與共產黨共存，怎樣才能共存。參加討論的人的主張不論是肯定或否定的全應以此中心找證據發抒己見。否則，若是不着邊際地談些枝節問題，則討論恐無結束之日了。

上面談了一些我們討論的主題在那裏的問題，而沒有正面說明我自己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看法。簡單說來，我認爲天主教是與共產黨能够共存的，只要在信神與不信神彼此互不干涉，而各行其是，則沒有不相容的道理。現在的事實也正是如此。在愛國方面，因爲我們全是中國人，而我們的教義又鼓勵我們愛國，因此我們與共產黨必然能够水乳交融，合作無間了。我知道，這樣幾句話是不能完善地把我們天主教與共產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關係說清楚的，但是我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說明我們這次討論的主題在那裏的，因此，不應再佔“廣揚”半月刊的篇幅了，想廣大讀者也不會加以深責吧。

赤裸裸的強盜面目

——洛克菲勒給艾森豪威爾的秘密信讀後

· 謝 雅 綏 ·

“人民日報”在文2月24日發表了美國壟斷資本家納爾遜·阿·洛克菲勒給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一封信的可靠文本。這封信充分地暴露了美帝國主義者的赤裸裸的強盜面目——在所謂“經濟援助”的掩護之下進行經濟掠奪以及軍事侵略的陰謀。

看起來，作為資本家的洛克菲勒先生，好像是比職業軍人艾森豪威爾和律師出身的杜勒斯要聰明一些。他看出了美國在世界各處所搞的“軍事同盟現在正在越來越不得人心”，也看出了美國“戰後亞洲政策的失敗”；但是不知道是洛克菲勒先生有意避而不談這問題的根本原因呢，還是因為他愚蠢到使自己視而不見，以致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執行了不得人心的軍事擴張政策，而是因為“實行那種政策的方法”成問題了。

因此，這位億萬富翁遂向“親愛的總統先生”建議：應該先“用經濟援助替這些軍事措施鋪平道路”，然後，“同樣的軍事措施就常常使人覺得是無可非議的”了。這就是洛克菲勒先生的障眼法，也是他自認為美國的“聰明的傳統”——“先貿易而後軍旗”。

可以看出洛克菲勒先生是用心良苦的。例如，他同意幫助埃及建築阿斯旺水壩，但他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助埃及人民擴大耕地面積以改善他們的生活，而是為了使埃及“陷於過分龐大的工程上，從而長期需要我們的支持”。打個比方，這多少有些像高利貸者貸款給好賭的人，使他愈陷愈深，最後終致傾家蕩產來還債。他認為“應該支持任何要想取得我們的幫助着手進行超過切實可行的大規模經濟計劃的傾向”，使得別人永世不得翻身。

他還主張把“美國將要給予經

濟援助”的國家分爲三類：第一類，是“已經上鈎的魚兒”，因此就用不着假惺惺地裝樣子，乾脆“採取軍事撥款形式”，但同時也不能不小心，所以在“經濟援助”上，

“只能是爲了使有關的合適政府執政並遏制任何敵對的反對派而必要的那末多”，換句話說，就是“吃不飽也餓不着”的辦法。第二類，對中立國家，其目的在於“最後使這些國家自然而然地加入我們發起的軍事條約和同盟”；在同時，還要利用私人投資“支持那些反對現政權的部分或個人”。這樣雙管齊下，最後達到破壞這些國家的中立政策的目的。第三類，對殖民地國家，洛克菲勒先生故意來一個驚人之筆：“支持當地正在進行反對殖民地地位的鬥爭的企業界人士。”粗粗一看，好像有些“正義感”似的，但接下去，他坦白地說出了所以要這樣做的理由：“要是我們不支持他們，我們就會失去對它們發生抑制的影響的一切希望，等到發覺已經太遲了。”原來此中有深意存焉！

從以上這些辦法中，“經濟援助”的罪惡本質業已暴露無遺了。更不要說洛克菲勒先生在這封信中

提出的那個例子——美國對伊朗的“援助”了。洛克菲勒先生把美國對伊朗的“援助”說成是“意味深長”的“試驗”。請看這段話：

“由於利用了經濟援助，我們終於能夠取得伊朗的石油，並且我們現在在這個國家的經濟地位已經相當鞏固。我們在伊朗的經濟地位的加強使我們能夠控制它的整個外交政策，並且特別是使它參加了巴格達條約。目前，國王沙阿未經徵求我們的大使的意見甚至不敢更動一下他的內閣。”

X X

讀完這封秘密信，我想起古經德訓篇上的一段話：

“仇敵的言語是甘飴的，但心裏所圖謀的是使你陷入溝壑。……若你遇着災難，首先到你面前的就是他，他眼中流淚，彷彿是來扶助你，其實他是來絆你的腳。”（德訓篇，12章，15—18節）

難道洛克菲勒先生真地那樣天真，竟致認爲全世界人民都是傻子，認不出口裏高唱“援助”而心裏却是想使人們就範的人正是圖謀使人陷入溝壑的仇敵嗎？



學 · 習 · 心 · 得

毛主席“八大”開幕詞讀後

· 方志剛 ·

毛主席在“八大”開幕詞中指出，我們“徹底地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決定性的勝利”，主要“是依靠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和廣泛地團結了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而獲得的。

工人階級是最先進和最富有革命性的一個階級。由它所領導的工農聯盟是我們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基礎，也是我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今天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進行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和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中，這個工農聯盟是越來越鞏固了。工農聯盟越鞏固，我國的社會主義前途也就越有保障。

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是

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所一貫強調的政治主張，也是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本精神和要求。這一統戰政策，把國內的民族資產階級、少數民族、宗教界人士和國外華僑等都團結一起。這不僅過去在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偉大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就是今後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和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中，也還是完全必要的。因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極其繁重的，需要動員全國人民和一切積極因素來完成它。如果不善於依靠人民羣衆，不善於同黨外的人士合作，那就無法把工作做好。因此，毛主席說：“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

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毛主席所說的各人民團體裏面包括着我們的宗教團體。它和其他人民團體雖然在信仰上有所不同，但在愛國愛社會主義及保衛世界和平上却是共同一致的，因此，宗教團體要和各界人民很好地團結起來，積極投入偉大的社會主義各項建設。

人民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人民民主統一戰綫的政策一樣

，是團結宗教界的基本政策。但是，目前還存在着一些妨害團結的不良現象，就是：一方面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挑撥離間影響在宗教團體內還未完全消除；另一方面某些國家工作人員在對待宗教團體及其信徒時，也還有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缺點。因此，爲了保證做到毛主席關於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的英明指示，我們雙方（政府和教會）必須努力用加強思想教育的方法，來切實貫徹宗教政策，清除宗教信徒與政府之間的一切隔閡，從而團結一致，共同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努力。

學習“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感想

·季 衡·

近一個月以來在時事政策的學習中，我較細緻地讀了人民日報在1956年12月29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自己有一些感想，願意發表出來，供各位參考指正。

（一）

這篇文章總結了近來國際上對

斯大林同志的評論，澄清了許多重大的問題，令人信服地把爭論引導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上來；同時也擊碎了社會主義的敵人——帝國主義者的迷夢。文章對匈牙利事件作了客觀的評價，對南斯拉夫的同志們作了嚴肅而中肯的勸告。這一切都顯示出中國共產黨的馬列主

義修養，和作爲一個大黨應有的偉大胸襟和政治風度。我感覺到非常激動，覺得我們的領導者中國共產黨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有力支柱，並發揮着應有的作用。我在擁護黨的領導的決心上又增加了一個新的內容，同時我也感覺到驕傲。

當我讀到“儘管我國的革命有自己的許多特點，可是中國共產黨人把自己所幹的事業看成是偉大的十月革命的繼續”這句話時，尤其感覺到這話對我有着特別現實的意義。因爲我的驕傲感覺有一些成份是在我的小資產階級意識的溫床上培植出來的。這太危險！不錯，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獨到之處，有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結合中國實際的豐富經驗；但這不能說是“中國共產黨天下第一”。如果照我的邏輯發展下去，恐怕正是這樣。這樣的想法是不合乎實際的。因爲若沒有蘇聯的革命經驗（包括成功的和失敗的），我們的革命將很難取得勝利。毛主席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砲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見“論人民民主專政”）的真實意義也就在此。如果我們忘本，自以爲是，其結果將是不堪設想的。所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

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十一月一日的聲明，都向自己的工作人員提出了反對大國主義傾向的任務”這段話，對我以上的想法有很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

帝國主義者對共產黨的一些內部矛盾問題特別感到興趣。他們的思想方法總是離不開他們的階級基礎。他們用照自己的一面專用鏡子照別人，其結論當然是污蔑詛咒，恨共產黨不死。可是事實偏不按着他們的如意算盤發展。共產主義者經過一些挫折，更學得有辦法了，大家更團結了。而敵人就露出了本來面目，大叫“蘇聯共產黨結構正處於惡化狀態（？），而統治者的權力正在崩潰（？）……面對這種形勢，自由國家必須保持道義的壓力……”請看，這是什麼樣的居心？一切共產主義的敵人都時刻沒有忘記搞垮人類進步、解放的事業。他們並不是在共產黨內部有些錯誤或摩擦的時候才想給予“壓力”的，他們時刻在算計着有一天共產黨會給他們以個個擊破的機會。但是工人階級政黨處理問題的方法永遠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多難可以興邦，正如“再論”在最後指出的一樣：

“社會主義革命雖然受着全世界反動派的聯合壓迫，它的整個道路却順利和穩定得多。……同敵人的預料相反，無產階級的事業將更好地前進而不是後退。”事實證明，敵人們幸災樂禍的幻想是沒有絲毫的現實根據的。

(三)

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以極大的魄力糾正了過去斯大林所犯的錯誤，把共產主義事業推向新的階段，這應當是可慶賀的喜事。可是也有人有些特別的論調，其中有一條使我思索了許多日子，就是：“斯大林犯錯誤是不對的，蘇共中央公布了斯大林的錯誤並下決心糾正這些錯誤也是不對的。”這可就很難說了：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到底怎樣才算對呢？據我的感覺，這種說法或許是認爲不走共產主義的道路才算是對的。這就出現了修正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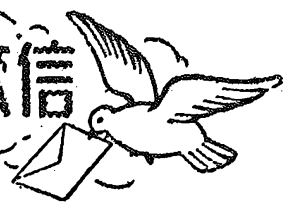
。我認爲這更危險。不管修正主義者有多少藉口，其結果一定是引導人民倒退；不管他們的主觀願望多麼良好，事實上就只有對敵人有利，就只有取消無產階級專政。在人民已經取得了政權的國家，若叫修正主義者佔了上風，千百萬勞動人民就會重新受到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束縛。所以修正主義者並不比反動派強多少，而是爲反動派劬勞的一種“主義”。匈牙利事件的過程給上面的道理作了很有力的見證。當然，不可否認，教條主義也是離開馬列主義的東西，也着實要不得。但是我覺得，今天在反對修正主義上，應該多配備一些力量倒是有必要的。

(引文除註明者外，全是引自“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的。)

天津舉行聖品典禮

天津教區於本年2月10日(主日)晨9時，在西院總堂舉行聖品典禮。由趙振亞主教主禮，天津教區神哲學院代理院長張濟衆神父任首助祭。領受三、四品的，有石鴻臣(若瑟)、王思聖(保祿)兩位修士；領受一、二品的，有趙永生(若瑟)、劉恆善(瑪弟亞)、劉椿年(保祿)、蕭廣啓(若瑟)、李中興(保祿)、劉刻明(若翰)等六位修士。此外，劉玉傑(瑪爾谷)修士行了剪髮禮。

讀者來信



陳祿俊神父真是我們的好本堂神父

1956年7月陳祿俊神父調到貴陽市真福堂來當本堂神父。教友們聽到這個消息，都很高興。大家齊集在客廳裏，等待神父。

幾個月來陳神父在真福堂做出了許多驚人的事情。如團結教友搞好愛國愛教工作。有許多青年教友對政策領會不夠，他的看到反革命分子被捕，就怕進堂，不接近神父，甚至與教友都不往來。在千辛萬苦之中，陳神父把他們團結起來了。在主日講道理時，他總是苦口的勸告教友們，熱愛祖國，熱愛自己的工作，要如愛耶穌一樣。他希望教友們都帶上勞動光榮花，爭取做一個先進生產者，甚至做一個勞動模範。我在陳神父的鼓勵下於1956年第4季，爭取得到三等工作優良者稱號。從57年第一季度起，我還爭取做一個一等工作優良者或先進生產者；多提合理化建議，找竅

門，為祖國作出更多的貢獻。

貴陽市真福堂教友 張繼斌

“廣揚”幫助了我

編輯先生：

在我們這裏的愛國會辦公室內，我看見牆壁上掛有一本刊物。這本刊物就是“廣揚”半月刊。四五年來我已不讀書報了；但在那天，我因為看到我們自己有了刊物，心中十分興奮，就一下子拿了三本“廣揚”，翻了這本，又翻那本，其中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關於天主教和共產黨的長期共存問題的討論。當我把它們讀完以後，我深深地感“廣揚”給我的幫助。

過去，我對於政府的宗教政策總有些懷疑。在和別的教友談話時，我總說：在我們這一代信教是沒問題的，但在下一代誰知道是怎麼樣呢？有關我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雖在其他地方也都看到過，不知為什麼都不肯相信，好像不是對我說的一樣。但今天在“廣揚”上看到這些詞句之後，我的心就大大動起來了。我不知道這是為什麼緣故。我想，這也許是仁慈的天主用“廣揚”來感化我的心吧！所以我感謝天主，同時我也感謝“廣揚”。我現在雖然不能肯定地講，我的思想

已經很通了，但我却下了決心，今後我要善盡我的職務，爲聖教廣揚而努力，爲建設社會主義而奮鬥。

爲了愛護“廣揚”，我要對“廣揚”提供一點小小的意見：現在流行的刊物、報紙都是新式的簡體字，而“廣揚”爲什麼到現在還仍用老的字體呢？我希望“廣揚”能够大衆化，現代化，採用目下通行

的簡體字才好。此致
敬禮

浙江省溫州市周宅祠巷天主堂

褚傳義

簡答：我們也很想早日採用簡體字，但因承印我們刊物的聯合印刷廠，至今還沒有簡體字模，所以一直沒有採用。我們一定爭取早日採用簡體字。
編者

合作化的優越性多麼大！

河北省靜海縣天主堂本堂 張其明神父

河北省靜海縣城內教友王庚林，與我住同院。他過去是一個窮苦人，解放前倚靠打鐵兼租種地爲生，一年奔波勞碌，生活總是困難。在解放後土改中他分得了土地，非常的高興。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領導下，窮人才得到翻身。他隨着政府的號召，組織了互助組，集體生產二年。後來見到靜海鎮二街組織了農業合作社（初級社），他在54年就入了社。但那一年因爲水災嚴重，努力生產一年，顆粒未穫。但他並無怨言，仍然繼續工作。因努力工作，擔任了生產組長。後在55年農業社發展到了70多戶時，就擔任了生產隊長。在這一度工作中，他有時對人態度強硬，有時還與社員不團結，鬧情緒，但是鬧過去還是一樣“共同生產，共同工作”，不記恨一人。他本是個直性人，忠誠老實，抱着勤儉辦社、以社爲家的精神，教育社員。有的社員思想搞不通，有着顧慮，他就耐心的講解，打消了他們的顧慮，解除了他們舊的思想，使社員工作生產更積極了，獲得很大的成績，獲得良好的效果。在56年，隨着社會主義的高潮的到來，他的社轉成高級社，他工作更是積極了。每天起早睡晚。春節前，他患了重病，有性命危險。社務委會馬上派專人到他家服侍，請大夫煎湯熬藥，夜以繼日，不離左右。社長說：“趕快診治，所有藥錢花費先由社中開支。”因有社的周到的照顧，在六天內，他在病情轉危爲安了。他向我說：“合作化的優越多麼大！‘以社爲家’確實在我身上應驗了。若光靠我的力量，是不能治病的，只好等着死吧。”現在他的病已好了，只剩下休養了，不久就可以參加勞動了。

各地 簡訊



全國青聯宗教青年工作 部同志訪問出席擴大 會議的青年神長教友

中國天主教友愛國會籌備委員會發起人（擴大）會議，2月12日於北京正式召開了。出席這次會議有幾位青年神職人員和教友，都是省民青聯的常委或委員。在會議過程當中，有全國青聯宗教青年工作部蘇德萍同志前後訪問了遼寧省民青聯副秘書長徐振江神父，安徽省青聯委員王達神父，陝西省青聯常委、西安市愛國會主任高宗才教友，湖南省青聯委員、長沙市愛國會主任蕭鴻才教友，對各省的宗教青年工作交換了意見。

北京神長教友參觀石景 山鋼鐵廠

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宗教事務局，於1月19日，邀請了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界人士前往石景山鋼鐵廠參觀。天主教方面計有神父、修女、教友等30人被邀參加。他們參

觀了煉鐵場、煉焦場和職工醫院以及煉鐵場的“青年高爐”出鐵。

又，2月7日，北京市天主教友愛國會組織該市大中學生及青年教友等50人參觀了長辛店機車車輛修理廠；在修理廠參觀了機車修理車間、客車修理車間。

長辛店機車修理廠負責同志為參觀者講解了該廠的歷史及“二七”工人大罷工鬥爭經過。

漢口訓蒙會修道訂節約 計劃

漢口中國訓蒙會修道院全體修道，自從聽過市宗教事務處負責同志關於勤儉建國艱苦奮鬥開展增產節約報告以後，在討論中，都發表了各個的看法，認為這一號召是符合修道院艱苦樸素的傳統精神的，因此完全擁護，並訂出節約計劃。她們提出保證：向親友或相熟悉的教友進行宣傳；保持樸素的生活作風，繼續節約糧食和不到市場上搶購供應比較緊張的物資；保證節約用電、用水；做好儲蓄工作，把暫時不用的錢存在銀行裏，支援國家建設。

福州宗教界人士與解放 軍聯歡

福州市宗教界人士於2月1日

(農曆正月初二日)晚，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某部官兵舉行春節聯歡晚會。計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人士 130 多人參加。

在會上由解放軍某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朱放明少校講話。他首先代表解放軍同志向大家祝賀春節，他非常謙虛地請大家提供對於保衛國防的意見。當大家聽到解放軍同志如何響應增產節約的號召，盡量少買年貨，少購戲票，使居民們能够更歡樂地度過春節，以及某部解放軍同志如何協助農民搞好合作化運動並把一個落後村變成模範村的典型事例時，都受到極大的感動。

會上，解放軍同志與宗教界人士相繼表演了文娛節目。

榮任人民代表及政協委員的紳長教友

江蘇省江陰縣南門天主堂本堂錢達人神父及江陰縣青陽天主堂魏天爵神父曾於1956年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江陰縣委會委員，又於今年光榮當選為江陰縣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江蘇省常州市東青會口的劉文斗、邵愛鳳(女)、江敘興教友於1957年當選為武進縣第二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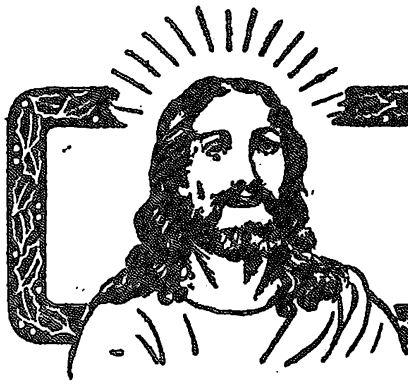
又，常州市本堂李玉符神父於1956年2月，當選為政協江蘇省常州市委員會委員。

老河口修道積極參加掃盲工作受表揚

湖北老河口教區總堂方濟各埃及傳教會修道楊慶潔、劉澤民、劉俊杰等，從去年起積極參加掃盲工作，雖在嚴寒盛暑中，亦不遺餘力地堅持工作。他們掃盲對象是農業社社員；社員有的忙於生產，顧不得學文化，因此這三位修道便親至社員家裏，教他們念書識字。許多人在他們的幫助下，解決了不少工作與生活中的問題。這三位修道都受到了政府的表揚。

天津青年教友蕭先剛被評為先進生產者

天津望海樓天主堂青年教友蕭先剛是國營棉紡一廠布機保養工，由於努力鑽研業務，提高工作效率，有顯著成績，被評為1956年第四季度先進生產者。



耶穌傳

• 李德培神父作 •
(張鷟插圖)

(接上期)此外，聖神還負有常存在聖教會內，訓誨教導的使命。故此耶穌接着說：“我還有許多事，想給你們說，但你們現時承當不了。幾時真理的聖神來到了，祂必教訓你們一切的道理，因為祂的話不是從自己說的，只是傳達祂所聽來的，且要把將來的事告訴你們。祂要光榮我，因祂要把所受於我的傳達給你們。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說，祂要把所受於我的傳給你們。”——由耶穌這段話

，我們可以看出，聖神的工作並不是專門把新的道理啓示我們，祇在教導我們接受耶穌的道理，不陷於錯誤。我們在信德經上不是說麼？

“爾（耶穌）曾許聖教會內，聖神常在，訓誨啓迪，是以永不能錯。所有各端道理，皆爾默啓，如爾親口所言無異；我爲此堅心全信。”這就是聖教會在規定信德道理及制定當守誠律時，有不合舛錯的權力的基礎。

(4) 艱苦奮鬥後的歡欣

若望，拾陸，16——22。

耶穌說：“不多時，你們就不見我了；又不多時，你們又要看見我，因爲我往父那裏去。”宗徒們聽了之後，彼此竊議說：“祂——耶穌給我們說的這話：‘不多時，你們要看不見我；再不多時，

你們又將見我。’又說：‘因爲我往父那裏去。’這話是什麼意義呢？祂說的這‘不多時’，可作怎樣的解釋呢？我們不懂祂說的是什麼！”

在厄利瓦山坡上，耶穌與宗徒

一行人，正由羊腸小路向日塞瑪尼園前進。數小時後的種種可怕的景象，已歷歷擺在祂的目前。耶穌再三給他們提及了這事，以免他們臨時驚慌；但是事前，這些話對他們確實難以了解，唯於事後，才能明白。聖史若望繼續記述說：“耶穌知道他們要問祂，就給他們說：‘因為我給你們說了，‘不多時，你們要看不見我；又不多時，你們再能見我。’你們爲這事，彼此猜問麼？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要痛哭流涕，世俗却要歡樂。你們要憂愁，但你們的憂愁要變成歡樂。婦人在生產的時

候，未免憂懼，因爲她——母難的時候到了。及至生產之後，却喜歡而忘却了苦痛，因爲給世界添了人口。你們也是如此，你們如今正在苦悶中，待我——復活後再見了你們，你們就喜歡了；且你們的喜歡，無人再能奪去。到那時節，你們不再問我什麼了。’”——先奮鬥而後安樂，先苦練而後成功，這是世界上的一切事業成就的規律。爲體現這種規律，耶穌先受苦受難，受了極慘痛的重刑，而後才得到了復活的光榮。

天津西南角教友舉行避靜

天津市西南角天主堂教友40餘人，由2月14日至18日舉行了避靜。還有因工作關係不能參加避靜，但每天隨時到堂參加公經、望降福的，也有100餘人。在這五天當中，他們每天聽道理、讀聖書、念聖經，望降福。神父勸勉教友們今後要更好地遵守天主十誡，熱心恭敬天主，熱愛人民，愛護祖國，並懇求天主賞賜世界和平。教友們通這次避靜，都更增加了信德，進一步認識了愛天主愛人的重要性。（烈）

通 十 功

新 亡 者

- | | | | |
|---|-----|-----|------------------|
| 吳 | 保 | 祿 | (8 0 歲, 河北鹽山人) |
| 史 | 伯多 | 祿 | (7 2 歲, 山西潞安人) |
| 李 | 若 | 翰 | (3 9 歲, 山西潞安人) |
| 張 | 瑪利 | 亞 | (4 3 歲, 山西潞安人) |
| 朱 | 若 | 瑟 | (4 8 歲, 河北無極人) |
| 岳 | 亞 | 納 | (5 7 歲, 河北無極人) |
| 夏 | 若 | 瑟 | (9 0 歲, 上海人) |
| 郭 | 若 | 瑟 | (7 2 歲, 天津人) |
| 潘 | 瑪爾加 | 大利納 | (5 7 歲, 遼寧開原人) |
| 張 | 若 | 翰 | (8 1 歲, 河北寶坻人) |

周 年

- | | | | | | | |
|---|-----|----|---|---|---|---|
| 趙 | 若 | 瑟 | 于 | 依 | 擗 | 斯 |
| 潘 | 額馬路 | 厄爾 | 張 | 若 | 翰 | |
| 朱 | 若 | 瑟 | 段 | 若 | 翰 | 納 |

請衆信友

爲彼祈求



FHC

Holy Spirit Seminary Library